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 是誰之過

穆季萬尼著 翁憲博 周彤譯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25—

是 誰 之 過

穆 季 萬 尼 著

會 憲 溥 周 彤 譯

一九五三年七月印行

---

原 書 名 Кт) Вино-ат  
原 著 者 Георгий Милиани  
原出版機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原書出版時期 1951.

---

---

## 是 誰 之 過

譯 者 曾 憲 博 周 彤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總 經 售 中 信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

1953年7月初版 印數 1,000—4,000  
類別 文學藝術 編號 是(213) 定價 4,200 元

## 論劇本『是誰之過』

——導演札記——

蘇聯人民演員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  
尼·彼得洛夫

我們蘇聯的現實使得劇作家有取汲不盡的可能，來創造深湛的寫實主義作品。蘇聯人民的生活那樣豐富多面，銳敏的藝術家會經常地從這裏找到日新月新的創作題材。如果戲劇中觸及我們社會主義現實裏的大的、重要的問題，那麼它不只是讓觀眾消遣，而且會啓示觀眾認識生活的高度真理。戈·穆季葛尼的喜劇是誰之過正是用這類可喜的材料創造出來的。

事件發生在當前莫斯科的一家製鞋工廠和它的門市部裏。勝利製鞋廠得不到消費者的照顧。廠長柯夫利庚把這一現象解釋爲商店經理高路勃柯娃不善於做買賣。而高路勃柯娃——曾是勝利製鞋廠技師，女斯達哈諾夫工作者——

則認為這是柯夫利庚追求數量上超額完成計劃、不關心產品質量的結果。莫斯科人不喜歡勝利製鞋廠的靴鞋，樣子舊、穿起來不舒服、不美觀。而一當高路勃柯娃被任命作臨時廠長，柯夫利庚調到由高路勃柯娃領導的商店去作經理，工廠便着手出產新式樣的靴鞋，這些靴鞋，消費者爭先恐後地來購買了。

穆季葛尼的喜劇的題材是先進的生產者為產品的優良質量所進行的鬥爭。同時是誰之過是描寫新的、先進的人物和妨礙我們前進的落後的、故步自封的人物的鬥爭的戲劇。

劇作家指出滿懷信心領導大企業的新的青年幹部之產生與選拔，指出黨的英明的才智，校正了那些在工作方法上趕不上我們生活的急劇進度的領導者。

姑且不論劇本主題的特殊舞台效果，這一喜劇的特別價值是：它講出我們的現實中的日常事件，鮮明地描繪出先進的蘇聯人的新品質，充分地表現出崇高而真純的道德面貌。

劇本的喜劇氣氛是放在先進的蘇聯人和多少有些落後與故步自封的人的衝突上。

劇本的中心是年青姑娘尼娜·高路勃柯娃的形象。在這一形象裏，劇作家很成功地鮮明地體現出當代蘇聯人的卓越品質：創造的熱情、目的性、銳敏地窺見缺點的才智。對新事物的感覺……乃是尼娜·高路勃柯娃這一形象的主要的、突出的特質。形象的這一方面在第一場裏就肯定地揭示出來了。舞台上，高路勃柯娃在經濟工作者的評議會上那樣激昂地講述着新莫斯科、講述着城市的面貌和其中的生活以及居民的變化。也許須要從這個獨白裏尋找尼娜·高路勃柯娃這一角色的「種子」。

著名的生產革新者，克拉斯諾赫爾穆克毛織聯合工廠的副技師，斯大林獎金的獲得者亞歷山大·楚特基赫在他發表在消息報上的一篇論是誰之過的論文中寫道：「劇中的女主角尼娜·高路勃柯娃爲我們所熟悉，是因為在她戰勝遲滯不前墨守成規的勝利中看到了我們自己的勝利。高路勃柯娃爲我們所熟悉，

還因為在蘇聯的現實中像高路勃柯娃這一類的人物成千累萬。她和廠長柯夫利庚的不正確的要求所作的鬥爭，乃是新的、先進的反對落後的、妨礙我們生活的所作的鬥爭。」

高路勃柯娃嚮往奮興的、建設性的、創造性的勞動。在完成自己的社會責任上，她是堅強的、果決的，但同時我們也看得出：她是個動人的年青婦女，待人誠懇而親切。她真正熱愛她的未婚夫尼古拉·魏歇洛夫，雖然他們倆曾發生過暫時性的意見紛歧；當這個紛歧以她的完全勝利而解決時，她更加幸福了。

尼娜·高路勃柯娃在工作中對待朋友和同志懇摯而周密，尤其是對待淑雅。

作者在勝利製鞋廠廠長柯夫利庚這一形象中，也同樣成功地，十分鮮明地繪出了我們蘇聯社會上的人的特性，我要說這是造成一定行為的一種感情上的典型特性。

像柯夫利庚這樣誠懇而又忠實於業務的工作者，一旦被解除廠長的職務，心情會很沉重的。他更難過的是他的學生——「最初當文書傳遞員，後來當女

工，再後來當技師』——高路勃柯娃代替了他的職位。但是柯夫利庚這一角色的扮演者應該特別慎重地來認識自己的角色，體現出蘇聯人的特性：這個特性是使柯夫利庚覺悟到自己的錯誤，而不是使他打攪高路勃柯娃或同她鬥爭。這個特性首先是對批評、特別是對自我批評的自覺態度。在第二幕裏，很顯然，柯夫利庚一定深懷着自尊心被傷損的不快之感，氣憤填胸地講着高路勃柯娃怎樣『唾罵了』他，可是就在這個當兒他終究還說：『可是我承認。她說的對。她是個聰明的女孩子。』往後柯夫利庚不只是不去反對高路勃柯娃，而且日益高興她的成功，因為在這裏他看見了他們的共同事業的成功。

同樣，尼娜·高路勃柯娃這一形象的扮演者也完全有必要來體認並着重表現出，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特徵。

我們記得，高路勃柯娃被任命當廠長的時候，她真地吃驚了。她害怕這個任命。但是要善於表現出，高路勃柯娃害怕並不是爲自己，不是爲自己的命運，而是担心委託給她的事業的成就。



伊凡·柯夫利庚是個急躁、主見性很強的人。在某一時期也停留在既得的成就上，落後於生活，而張惶失措。但是在批評的影響下，由於黨的領導和指示的幫助，柯夫利庚能夠重新回到新生活建設者的共同隊伍中來。柯夫利庚相信自己力量。正如他自己說他自己的話，他是個『胸膀頗寬』的人，有力的人；在本劇的全部過程中柯夫利庚的動作和行為讓我們相信這一點。

區黨委書記謝爾蓋·米謝雅科夫在劇中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是真正的黨的領導者。米謝雅科夫滿懷布爾什維克的熱情為工業生產的高度指標、為培養新幹部作鬥爭。他尖銳地批評柯夫利庚的錯誤，就是他提議臨時調換柯夫利庚的職務。但是米謝雅科夫說：『批評的不是敵人而是朋友，對敵人是要打的。』米謝雅科夫這樣批評了柯夫利庚，同時也以此幫助了他。我們看到，他是柯夫利庚的真正的朋友。

至於他同技師魏歇洛夫的談話呢？魏歇洛夫不相信尼娜·高路勃柯娃在工廠裏所進行的改革會成功，他接二連三地遞辭職書。米謝雅科夫玩笑地管自己

叫『本區的神父』，他認為開導這個青年人，指明他的錯誤是自己的責任。但是他並不操切，不『正面地』來指責魏歇洛夫的行為，而是輕鬆地，採用了賢明教師的幽默而聰敏的戰術上的『機鋒』。米謝雅科夫裝做一點也不知道魏歇洛夫的無數辭職申請書，把這個青年人召呼到跟前，把他當成最優秀的生產工作者之一，斯大林獎金的獲得者，指出他應該用他的威信來幫助那些打算離開工廠的人……魏歇洛夫恍然大悟。他更深刻地感到自己的過失，朋友極親切地給他指出來的：他的脆弱性。

米謝雅科夫這一角色的扮演者應該預防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在任何小的地方也不應『輕視』這個形象；不應該把他表現成輕浮的，過分強調米謝雅科夫的幽默、輕鬆、友情。另一方面，在米謝雅科夫的語勢聲調中，不應有任何教師式的口吻、教訓態度；在很小的描繪或舉措上，不應有任何高傲的表現。這兩個極端乃是極愚蠢的錯誤。要知道，米謝雅科夫是事業家，是黨的負責者，他不只是優秀的專家（他的專門技能是工程師——技術家），而且還是審慎的、

銳敏的黨的領導者。

地方工業某區托拉斯主任西陀羅夫這一形象，在劇中也表現得淋漓盡緻。他是個保守的、無原則性的人，一貫地敷衍了事，隨波逐流，逢迎上級，過分地担心無論什麼冒險和責任。在和我們社會的先進人物——觀點明確、信心堅強的人物——必不可免的衝突中，西陀羅夫往往不得不慌張地改變自己的「立場」。

從外表上看，西陀羅夫這個經常願意隱在陰影裏的人是夠謙虛的。但是他的謙虛當然要表現為：他是個單純懦怯的人，隨聲附和的人。他不願意爭取成就，因為在他看來藏「在陰影裏」更為安靜：『一個人從陰影裏走到太陽地裏來』西陀羅夫發揮道，『在耀眼的陽光下，你臉上的每一條小皺紋都會露出來。而我們的人是好鑑賞人的，馬上就會發生興趣，就要問你：為什麼你沒睡好覺，為什麼你打呵欠，為什麼你不快活。為什麼你要人們一直在顯微鏡下觀察你呢？這不是沒有危險的。』

在穆季萬尼的喜劇裏，西陀羅夫遭受無情的遺責和嘲笑。但是這個角色的扮演者不應該忘掉，就西陀羅夫的全部嚴重缺點看，他還不是敵人，而是蘇聯人；用不着消滅他，而要迫使他走上改正的道路。如果說在全劇過程中，西陀羅夫由於虛偽和隨波逐流引起人們的敵視，那麼在最後一幕，當他被委任做商店經理之後，可以看出這個形象的發展中之某些轉變。劇作者讓我們有可能相信西陀羅夫今後能夠誠心誠意地去工作。這一人物的扮演者一開始便應該記住這一潛在的可能。如果扮演者不考慮這一點，則他扮演的被解除職務、被揭穿的西陀羅夫將以了無所悟、陰懷惡意、充滿仇恨的心情離開舞台，甚或披着報復心理。事實上他應該成爲一個犯了錯誤但還有希望、能改正的人而下場。

在劇本中契齊柯夫——勝利製鞋廠的總工程師——被嘲笑得更利害。在我看來，契齊柯夫是不可救藥的人。他是這一喜劇中的唯一例外人物——可能犯錯誤、迷失方向，但最後仍能走上正路的蘇聯人中的唯一例外人物。契齊柯夫是個沒有靈魂的人，他的性情冷酷而狹窄；他把個人利益高置於一切之上。他

漠然無動於中地在一九四九年遷出產一九三〇年樣式的靴鞋。認為改變標準就是廢止連續做業組織、改建軍牀。契齊柯夫困惑地問：「那時候我們怎麼來超額完成計劃呢？」他一心超額完成計劃並不是爲了拿優良的靴鞋供應居民，而是爲了自己能儘早安心（也許是意在獲得獎金）。契齊柯夫外表上很神氣，自信，他不體會廠長在評議會上遭受指責之後如何激動，這位被柯夫利庚叫做背時的「皮鞋匠」的傢伙還聲辯：「我們沒出過殘品，而且我敢保證將來也不會出殘品，您還要我怎樣呢？」

甚至於示範鞋店裏一雙兒童鞋都沒有了，也不足以打動契齊柯夫。他認為出產這種鞋「不合算」，他打算拿四十二號尺碼的男鞋來「歡迎」莫斯科的兒童，因爲「這樣對超額完成計劃來說，是合算的」。還是那個毫無良心的自私自利的算盤。

契齊柯夫對部下輕狎、無禮。可是他一知道（在第二幕中）剛剛他還輕侮的尼娜·高路勃柯娃已被任命做廠長，他便向她道歉，請求原諒，盡量地解釋

自己的行爲……太急躁：『夏天，熱的很，連腦子都化了……』這時候，契齊柯夫簡直又殷勤、又懇切，甚至於五體投地了。

契齊柯夫是個自負的人。甚至於被解除工作，甚至於柯夫利庚——這是他倚望最殷的人——都不願讓他重回工廠的時候，他還沒有放棄這個自負心理。但是這一角色的扮演者應該洞悉，契齊柯夫的整個自負是虛浮誇張的，了無根據的。契齊柯夫之流在蘇維埃社會裏是沒有立足之地的，要毫不留情地把他們趕出去。

和契齊柯夫相並，劇中還出現另一個勝利製鞋廠的工程師——扎別林。他不是大角色，但在劇情的過程中扎別林卻佔着頗有意義的地位。扎別林是個真正的生產革新者，有創造力有目的性的人。要知道扎別林目睹契齊柯夫這類人的保守和頑固，心上是如何苦痛——

我們從第三幕纔接觸到扎別林。當時契齊柯夫已被解除了工作，使得扎別林有發展自己的創造才幹的可能。他不向困難低頭，這困難是必不可免地要出

現在革新之前的。高路勃柯娃對扎別林說：『我們的情況很危急。』他回答：『我曉得，可是我不能像契齊柯夫那樣馬馬虎虎地生產靴鞋呀。』

在最後一幕我們知道了，扎別林愛着淑雅，廠長辦公室的女秘書。這是一個優秀的蘇聯姑娘，活潑愉快、年青勤人。她還在尋找自己的生命道路：希望從廠長的會客室裏調到車間去，靠攏車牀，要去學習、進專門學校。她面前展開着廣闊的道路。

淑雅這一角色的扮演者應該極力揭示存在於蘇聯人中間的新的、社會主義關係的特徵。淑雅是尼娜·高路勃柯娃的老朋友。尼娜遠走到先頭，當了廠長。但是這兩位蘇聯姑娘的友誼不會因她倆工作崗位的差異而受到影響。她倆的友誼依然繼續着，這和『等級地位』毫無關係，淑雅依然把自己的殷望寄託給尼娜並相信尼娜會和她同甘共苦。

尼古拉·魏歌洛夫是個著名的生產者。他的成績使得他裝滿了斯大林獎金。他熱烈地效忠於自己的事業和自己的團體。但是高路勃柯娃爲了改善產品

質量而暫時打斷了調整的工作進程時，魏歇洛夫走來反對她的創議。他最初不了解事件經過的原委：高路勃柯娃被任命作廠長，一開頭他幾乎感到那是他個人的羞恥。他還替他的老師——柯夫利庚難過，或許是自尊心受了傷：本來尼娜是他的未婚妻，一下子他竟處在她的管轄之下，她當了廠長。他不相信她有領導工廠的能力，他說『她會把工廠搞垮的』。最後，工廠面臨着完成不了計劃的危險，魏歇洛夫大為震驚，認為這個情況使他在其他工廠的同志面前喪失了威信，『……到處都鼓掌歡迎我，可是現在……滿完了……』因為固執，魏歇洛夫就不願意看在高路勃柯娃的改造下勝利製鞋廠的興隆遠景。

但是不久魏歇洛夫就開始明白他的錯誤了。這個轉變起於第三幕中他和米謝雅科夫的那一番談話。談話將終時，這時青年技師困惑而又不好意思了。第四幕中，在短短的情節裏，他已顯得完全成了單另的人——相信自己，也相信自己的新廠長，也相信自己的團體了。

以上是這一喜劇中的主要人物。其餘人物——克謝尼雅·葛列鮑夫娜、馬



斯洛娃、克契、柯夫及其他等人，在劇中所佔地位不大。這些人物中的每一形象均有其個性，作者寫的也都夠清楚明確。

導演——演出者和演員們首先應該體會是誰之過——一劇仍是性格上的喜劇，不是情節上的喜劇。在這裏喜劇的產生是在人物的不期然的衝突上，決非產生在情節方面孤立的幽默上。演出者可能面臨一種危險：被柯夫、利庚和高路勃柯娃的令人發笑的職位轉易或個別幽默情節本身所牽動，如想退回剛買到的鞋的那對夫婦闖入示範鞋店經理室。要把情節像內部彈簧那樣運用起來，讓這彈簧有趣而又突然地揭發出人物的性格。譬如在那對夫婦闖入的場面中，揭示出該夫婦的性格——妻子（令人感到她是一家之主）的頑強和過分執着，丈夫的張慌失措和顯然的有些軟弱的性格。在這裏也要強調柯夫、利庚的慌惑，這個慌惑正是他對本身過失模糊的體認所引起的。

如果演出者把本劇當做情節上的喜劇，那麼性格的表現面在某種程度上會被削除，而幽默的情節便變成目的本身了。這將是『爲笑而笑』，也就喪失了